讀韓記疑

注唐人集務炫博以誇多於時者莫甚於宋宋人注杜集一千家注韓柳集五百家韓集之有五百注自慶元中建安魏仲舉始五百家中之有考證音訓者然僅止三十一家而外此或牽合同時唱和之人或摘錄史傳一二語無書者復虛構其目以足五百家之數實與本集無豫校讎前田方崧卿嘗作舉正刻於南安軍朱子因其書作韓文考異十卷嘉定中福州王伯大又取考異重爲更定刻於南劍州朱子原書仿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以所考小字夾注其下別爲卷帙附於全集四十卷之後伯大離析原文散入

各句之下又採洪興祖年譜辨證樊汝霖年譜注孫汝聽解韓醇解祝充解音釋於末迨麻沙本出伯大綴於篇末者又取而散諸句下葢伯大易朱子之第坊賈又易伯大之第全失其初矣舉正原書世不易覯雖以太原閻徵君之淹博其第十六卷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明注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而潛邱劄記謂不知李浙東爲誰稱得李翺全集或可以考則徵君亦未覩宋槧本也惺齋王先生吾鄉碩學方聞之彥具知人論世之識罷官後一意著書於史漢天官律歷等志多所發明尤癖

於韓集以朱子考異久無善本字句多有異同篇章不無竄亂以及洪譜之疏漏方樊諸家好奇踳繆之說朱子未經議及者合諸本之本句梳字櫛補缺糾謬五十年間三易其稿成志疑十卷用力可謂勤矣緯雲夙同嗜好肄業之餘輒得數條竊以補先生之未及焉按李漢原序稱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合詩文雜著總七百并目錄為四十一卷初不云有外集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雖載有外集十卷已疑其偽妄第稱外集皆如舊本朱子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今考外集自海水詩至明水賦二十五篇

之數俱全無大顛書何也崧卿南安軍原本全集不傳舉正十卷猶及見之桓字缺筆敦字不缺避欽宗諱而不避光宗實爲淳熙舊刻崧卿己酉自跋一則稱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增考年譜一卷復次其異同爲舉正十卷與書錄同而陳氏獨多外鈔八卷云此爲嘉祐劉煜所錄者二十五篇益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他集者葛嶠刻柳文又以大庾韓郁所編注諸本號外集併考疑誤輯遺事爲之然則外鈔葛氏增以配柳非方氏之舊也方氏引據碑本十有七引據諸家之書十亦無所謂石刻聯句詩文之遺於他集

者不知考異又何所據而云然也舉正改正之字用陰文以代朱書衍去之字以圓圈圍之增入之字用方圈圍之顛倒之字以墨綫曲折乙之體例亦較考異爲明晰舊經兵亂遂失本來南劍州本舛譌遺漏不一而足近代安溪李文貞公家曾有宋本考異係朱子門人張洽所校未附張洽補注各條其陪林侍御游湘西兩寺詩云洽皆親至嶽麓寺見長沙千里平千里作十里又辨曹成王碑中搏力句卒之義原性一篇引楊倞荀子注辨唐人實作性原朱子誤以原性爲是以改方氏皆今本所不載惜二書先生未寓目焉陳景雲點勘最爲

精確先生既採其彊吒虔噱宗王父訟等說其他如元和聖德詩之麻列則證以李白夢游天姥詩梁國公主輓歌之厤翟則證以毛詩鄭箋師說之句讀則證以經典釋文祭李使君文之鷩透則證以揚雄方言及左思賦烏氏廟碑之立議則證以漢書顏注南宮不止稱禮部則證以赤籐杖歌廟令老人則證以唐志五岳四瀆令諱辨之治字則證以德宗祔廟高宗已祧各條亦悉有根據顧何以遺之也前代崇禎時吾禾蔣之翹亦刻昌黎集於閩中注多不列姓氏概易之爲或本或一本難以尋求且少援證而多載評語別無心得先生是書

在精確不在汎濫體例與方朱原本不謀自合竪義亦
多發前人所未發具有特識洵足爲韓氏之功臣緯雲
辱與先生猶子復篤潘楊之誼先生多友敎四方弗獲
追隨杖履庚子後始見於里門未久卽歸道山今年令
嗣尙玨以是書商刻粤東官事之暇鈎探衆籍躬事校
讎李文貞公昔繙刻考異徐侍講壇長校勘其字點畫
悉皆不苟緯雲用愧斯役於其剞劂既成因述所得纖
序簡端以志平生向慕之忱云爾姻家姪同里馬緯雲

讀韓記疑弁言

答惺齋先生見示讀韓記疑首册書

沈德鏞

德鏞頓首昨冬蒙示讀韓記疑首册歲闌多冗未遑卒業今春酬應稍閒悉心校讀仰見前輩遜心稽古深造自得之學凡故時刊本中篇題如合江亭大安池之類異字刊正甚多更有特筆改正如此日足可惜詩註主人李元當作李元淳瀧吏詩六句句當作四句之類錯簡如題炭谷湫寄孟刑部之類晦義如烽火之為吐蕃內寇條山之感陽城事爵遒之譏後進爭名病鴟之斥劉乂瘧鬼之嘲張又新皆是偽作如早次太原定為吳郎中作之類以及洪譜之疏漏方樊諸家好奇踵謬之說考異所未及是正者補闕

糾訛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俾無失作者之意而并有以慰朱子待後之心洵屬有韓集來目所未見之書顧猶下詢諄諄命司磨校之役自慙寡淺詎足裨益崇深聊就管窺所及附書一二空空之鄙冀獲兩端之還叩耳又聞他文自雜著而下悉有論著并望惠賜一覯俾末學小生亦得與聞作述之大旨沐教更無窮已曷勝慶幸虔懇之至德毓再拜

讀韓記疑卷首

朱子韓文考異序○其信之也則宜先言舊本官本可信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亦耳二字疑衍謂如以下二十字當改小書作註當在天禧中天禧眞宗第四元祥符杭本祥符眞宗第三元在天禧之前然自天禧末年上溯祥符初元才十四年耳而歐公所得蜀本特稱爲舊物而尤惜之則非祥符新刻之可知嘉祐蜀本嘉祐仁宗第九元其本爲蜀人蘇溥所刊又在歐公得舊蜀本後三十餘年別有南宋建炎間臨邛韓醇所刊亦謂之蜀本三蜀本中舊蜀本最古今但謂之歐本則固本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於蜀本之舊于祥符者猶必時求善本改正足知舊本未可盡信固下本字當刪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次言官本亦未可盡信不敢偏有所廢此言考異一書所以兼存諸本之故○考異之作本按方

本爲之故旣改正其文義之未善者而於無甚害理之語往往姑從方本然必備載諸本異同則固望善讀者得因此益致其精也故鄙人於考異本時有覈正蓋亦本朱子遺意

李漢原序○有至焉者不也

昌黎文雖游戲之作無一不關至道然知之者絕少惟李漢趙德二序平日漸涵于敎澤者深故能畧窺其意竊謂能作此等語者不問知爲韓門弟子若使柳州門下執筆其語定別○如原道篇謂道德必合仁義言之荅侯生書謂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韓子之學上承孟子下開濂溪周子者如此不謂之深于斯道不可也恨讀者但知採擷英華無有剝其實而咀其膏者耳

剽掠潛竊

漢後文鼻都爲此四字所誤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蛟龍虎鳳韶鈞特言其采色聲音之異此此句迴應前文乃爲得其深處

洞視萬古憫惻當世

此二語惟韓子始克當之

敎人自爲

自爲對上剽掠潛竊一言之專事剽掠必不能自爲一語果能深造自得則其辭必出于己必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或云敎人自爲謂公以師道自居此解于上文大

極頽風下文堅字及權陷廓清等語不協先生益堅謂堅其辭已出之志必比於武事謂補盡剔抉潛竊之弊

音註韓集諸家姓氏 新安本卷首有此一篇所載凡七家惟建安本所載姓氏最多然自公門下士與公以詩文還往及唐宋人議論公文見於諸家文集者悉載之今用漢書顏師古叙例專取註釋諸家及宋景文漢書兼列參校諸本都凡二十七家備列如左

唐天水趙德編緝公文號文錄 考異所稱潮本是也

令狐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歷官中書舍人校刊韓集 宋人所據唐本是也

宋祥符杭人 不詳校刊人姓氏

廬陵歐陽修字永叔校正舊蜀本韓文 謂之歐本

蜀人蘇溥嘉祐中校韓集號嘉祐蜀本

汲郡呂大防讎正韓文撰年譜

臨漢魏泰字道輔撰釋註

丹陽洪興祖字慶善撰年譜辨證又有校定韓文號洪本

東蜀樊汝霖字澤之著公誌及年譜註

眉山孫汝聽字亘臣

臨邛韓醇字仲韶

眉山劉崧字公輔以上三家各著全解

文溪祝充字廷賓音義

建安嚴有翼字冲甫著韓文切證

建安蔡夢弼字傅卿著纂註

程俱撰歷官記五百家本云程至道著年譜意即是人

姚令威撰集註方氏舉正及魏氏五百家註引之

莆田方崧卿撰增考年譜及韓文舉正

新安朱熹字仲晦校定韓文別撰考異

西山蔡元定字季通撰補註集中所採補註往往多悖理之談必非西山手筆恐五百家所云蔡氏補註另有一本非今本也

建安魏仲舉撰集註號五百家註本亦稱建本魏本

留畊王伯大為南劍州通判取朱子考異原文分附

韓集正文之下每卷末別附音釋若干條號南劍本

卷首凡例十二條一曰正文及篇次係按方崧卿本而用諸本參校註云杭係監本閣係館閣本石係石本刻本洪係洪興祖本又有潮本蜀本泉本晁本按謂杭爲監本蓋宋南渡以後之稱此自留耕新例考異所引乃指祥符中民間刻本非官書也晁謂晁補之校本此外考異所引尚有歐本及李謝校本又蔡文忠張本淯諸校本

閩人廖瑩中亦分考異原文附本集正文之下兼採五百家註號世綵堂本亦號廖本

明新安朱崇沐又取王伯大音釋併入正文之下號新安本亦稱徽本此書脫誤甚多因其行世最廣故特據此詳校俾讀者考焉

吳中徐時泰取廖氏世綵堂本倣朱子楚辭集註例刪去註家姓氏刻之東雅堂中號東雅堂本亦稱吳

本按楚辭集註朱子鎔鑄前聞自以己意貫串成章不宜攙入舊註氏名以亂其體徐氏校刊韓集不過勦襲諸家成說顧乃刪去氏名使首尾不相接續豈復成著述之體徐氏誣前賢以苟便己私讀者愼勿爲其所惑

皇朝長洲何焯字屺瞻著義門讀書記評註韓集爲詳

吳江陳景雲字少章著韓集點勘

長白富口號仁軒司藩江右取五百家註重刻之仍號五百家註本今世所行韓集正集外尚有外集十卷別集一卷別集者朱子採方本及他本所錄石刻遺文等是也今江右所刊但存正集四十卷蓋非魏氏完書近秀水朱彝尊跋李太僕家藏慶元間五百家註本別集外更有論語筆解十卷筆解自朱子時便有散亡之憾然謂伊川學者多取之今其大義之僅存而可見者如別集答侯生書其論甚偉竊謂聖人復起所不能易公嘗自言讀書惟

有其意義所貌李侯生書之言愈者言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今此書慶元魏本獨載之朱氏去今未遠知此書猶在人間倘得好古有力之士博求而并刻之尤讀韓者一大快云

右凡二十七家寒家所有惟南劍新安東吳本新刊五百家註本及義門讀書記韓集點勘六種參以顧嗣立韓詩集註方世舉編年箋註二種據此校讎深愧見聞未廣幸海內篤學之士爲之訂訛補闕別有以開其所不逮焉嘉興王元啓

讀韓記疑卷一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纚校刊

賦

感二鳥○白烏樊曰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烏白鳥是舊史光耀如此此下他本有可

以人而不如烏乎一句方從閣本文粹刪去考異云諸本所有之句乃全用大學傳中語而意則異矣二本無之豈公聽覺其陋自削之歟抑後之傳者為賢者諱而刪之也○懸揆諸本乃妄庸人勦大學傳中語添此蛇足韓公以劉賊舊文為大戒遊其門者所不為果有之則李公漢編集時即應刪去何待數百年後之方氏始為隱諱況此句之陋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即知笑之韓公之賢寧待晚而後覺又此賦通身注意在結語無羨斯類一句增此則與本旨大背矣朱子不為韓公苟辨誣反譏方氏曲為隱諱兩皆被枉恐非平允之論

有食其從之 公之東歸蓋將擇藩幕爲依棲之所故有此句此正見公心事光明爲不作一欺人之語如孔子不用於魯則適齊適衛適宋鄭陳蔡諸邦以斷一當孟子論古君子之仕苟可免死卽就之蓋自古聖賢莫不皆然或乃用此爲譏則必槁死窮山而後可彼蒙袂緝屨者之不食嗟來之食曾子又何以斥其徼歟

隆景 按景光也隆景猶所謂炎光或以爲古影字非是

羌永 羌或作差考異云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辭施之句內似亦未安○愚按楊雄甘泉賦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慶讀曰羌顏註亦訓發語辭則知羌字亦未始不可施之句內

汩 音聿水流也字从日其音骨者訓没从日音義既別字體亦異舊註兼收聿骨二音非是

無羨斯類 詩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屈宋以後騷辭代興大抵皆祖變風惝淵明謂始則蕩以思慮終歸閑正白樂天亦云窮極其妄周知其僞然後返乎眞歸乎實蓋辭賦之體宜爾若但摘取一二託興之語便肆譏訶則如召南野有死麕首二章與鄭衛淫亂之詩何異顧與關雎麟趾並目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抑又何歟此賦卒章云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蓋求配于古人獨怊悵于無位

非學聖者不能具此襟懷作此言論也又云幸年歲之未暮知其中所汲汲正自有在結云庶無羨於斯類則之夫二鳥之光榮公已明言不羨矣或反以不羨爲羨得非錯會韓公本意○按斯類字所該甚廣如貞元季年欲速僥倖之徒超資越序進者皆公所斥爲斯類者也

復志○發孤舊作孤發今從謝本改正發謂嫂鄭孤謂兄子老成就食江南蔡曰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按公始避地在興元元年以前建中之歲讀公歐陽詹哀辭可見蔡謂貞元元年非是至今十年公自貞元二年入京師至十一年歸洛首尾十年蔡註兼十二年從晉入汴言之亦非遂之都見下幾及入汴以後事既勞後食公之厲志如此

閔己此賦公自京返洛未入汴幕時作若入汴後隴西公體遇有加豈得倘哀與我無人在徐幕雖多憂戚之辭然此賦所言乃居閑食不足之意無一語及于從仕之難當存未仕之先晁无咎謂公才高數黜官自傷不遇之作註家遂定爲貞元十六年自徐返洛日作其實非是此賦當列感二鳥之後今附復志賦後故多

異論如此

○古之人 古之人謂伊尹傅說之倫著功業於當世者

無類 按無類謂無所肖似記云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朋類也蓋謙言不足比類前賢下文哀與我者爲誰乃言朋類之希孫詘昏昏句卽以寡朋類言之語傷促狹

哀與我者爲誰 公自言衆足蹈道然而尙論者猶或苛摘其非讀此知當公之世已爲時論所不與

固守靜俟 歐陽子有言余之仕于進不爲喜于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柳宗元依附叔文乃云欲與堯舜周孔之道宜其身被垢汚畢生莫浣也公以固守靜俟爲志故能不養小人之得時

別知

○歲行兩周 讀公歐陽詹哀辭知公取友自建中間始至貞元二十年蓋二十二三年矣歲行十二年一周今未滿二十四年故云將兩周蔡註復志賦謂公貞元元年避地江左此又云興元元年始避地皆應說也又以興元元年至貞元十九年爲二十年故云兩周亦非

寧安顯而獨裕

顧陁窮而共愁 鄙意此二句當刪說見下文

斯百一而爲收 陳景雲曰文粹

作斯一旦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仇匹也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似作仇其義獨長○愚按余所得文粹本乃嘉靖六年東陽張大輪校刻實作百一爲收據其䟦尾尚有閩刻蘇刻二本陳所據大約是蘇本然既訓仇爲匹何不直云傾蓋爲仇義尤明顯顧必變文爲一旦乎或云百一爲收與上擾擾既多句義不相應余謂公答崔羣書交往百千心服者惟崔君一人此言知心難得知心與喜能好修殊養喜能好修不過愛才知則須振擇行如楊支能使修乃可當之句首惟字正其關鍵轉所在翻嫌安顯二句梗塞前後文脈刪去則呼應尤靈又此賦做離騷體每四句爲一韻二句極言下相章增此則章次亦參差不整矣**爛漫同流**聚之歡故接此歎

云云此**來者**來字註引哀時命歸去來辭作來日解皆非此指支使復來言揚既不能數來公又不能郎去故此別尤慘

古詩

元和聖德詩 此詩元和二年正月公爲國子博士時作公以是年夏末赴東都春初猶在京師故

云曰與羣臣序立紫宸殿庭下蔡氏作知公于二年分司東都而是詩所述正月上辛郊祀事又不宜列諸秋後遂造爲正月分敎東生賊此謬妄殊甚

○血人於牙　韓曰傳言闕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闕輒裂食之其狠惡之狀如此○按此句泛言闕之狠惡若專指問疾一事則爲記事不提其要矣

蜀可全有　闕始求西川留後既得旌節遂求兼領三川

荊并暨梁　孫曰謂荊南裴均河東嚴綬山南西道嚴礪

殷其如阜　殷衆也詩鄭風殷其盈周禮殷見殷頻傳註並同此解此承四軍殷齊作言之解作衆義按下如阜喻意尤親或引殷其雷殷天動地殷動宇宙等字爲證指爲軍聲之盛既指軍聲何獨取阜之無聲者爲喻近人好奇炫博不顧文義之安往往類此

枷脛械手　魯註闕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闕投水不死驕將鄉定進擒之儘送京師

爭刌膾脯　此詩蘇輸識其不得雅體獎汝采謂德不足則夸北諸魯領之辭侈南軒張似獨謂公意欲使藩鎮知畏懼不敢叛耳今人讀此且爲寒心況嘗時藩鎮乎如牆有茨桑中諸詩竈山謂此衛爲狄滅之山存之蓋所以示戒諸家之論惟南軒爲

得作者之意

魏幽恒青　孫蔡魏本皆如此其序自西而北而東接下海浦及南至句爲順蔡曰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濟恒則王士眞淸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皆一時藩鎭之國按方作幽恒青魏其言錯雜序非是

無私習簋簠　按但威故踧踖而棄兵革報德故蹈武而習簋簠

伯父叔舅　此指九州之牧言之據禮記當稱叔父叔舅伯字誤

新宮　孫曰順宗室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鷺魚以烏楊愼曰烏古與雅同叶蓋古烏雅鴉本一字朱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如是韓詩魚魚雅雅本此一云魚有貫雅有陣義取魇從之象

飫䭡燎薌　孫本魏本如此方作飲沃䭡薌朱子云飫沃之義未許

日正當午　方云校本作日始東土蓋疑郊祀回車不應至午也愚謂此指孝門下赦言之不必以郊回太晏爲疑

琴操　唐寅曰琴操非古詩非騷辭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按琴操十首皆古詩體中如將歸龜山拘幽殘形等操則亦可以爲騷故朱子楚辭後語採之論者但以柳集所無遂謂子厚不能作

而更造為非詩非騷之論以惑誤後生此真耳食之論

將歸○聞殺竇鳴犢作陳景雲曰鳴上俗本有竇字○按建本亦有今補

○狄水考異按水經注謂狄水今在濟鄆之間史云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據水經注所載孔子歌咏狄水之辭疑史記自衛之言或誤否則言狄水者妄矣抑豈自衛之晉中間別有狄水非酈元臨濟之謂與又按後漢郡國志河南雒陽有狄泉在城中劉昭註云左傳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預曰城內太倉西南地水此水亦以狄名然而自衛適晉其道亦不須經此

猗蘭○薺麥孫韓舊註皆以薺麥當霜雪時不改其操比君子之有守余謂託興猗蘭忽復下儕薺麥孤芳與羣蔓無分語殊不稱唐汝詢謂薺麥感陰氣而生故以為匪人之喻猗蘭不與薺麥爭茂故取為有守之比此論獨為超越以此推之雪霜二句言世亂而羣小盜朝薺麥之有言薺麥自有其時如鼠之乘昏肆竊蚊之候夜噆人公所謂嗟嗟予節夫是也甘處可傷之地不與薺麥爭榮是則君子之守也

龜山○嗟歸余輔
方本如此考異歸余作余歸愚謂此承周公有此鬼言之作歸余方與上句意脉相注作余歸則似孔子自歸與周公何與方雖好奇此却亦爲失理

越裳○四海既均
荒于門是戲侮者治于田是不戲侮者皆我祖鑒觀之所及也此二句承上厥臨孔威言之四海既均又承上兩孰字言之舉世皆不荒而克治者此越裳所以來臣也語語歸功祖德與古操非且之力二句同意○古人最重田功荒則必不于田治則必不于門門與田特言婧遊勤業之所非謂治田外別有不荒于門之業也孫註謂必無荒于門而後能治于田其說非是

拘幽
孫註琴錄云云按琴錄所載之辭幾于直言罵詈矣讀此然後知公作高出古人遠甚然讀詩文王曰咨之篇則其幽深思遠似又有非公所能及者此又不可不知

岐山○我幽于家
方本如此考異作我家于幽愚按左氏傳懼隊宗主私族于謀以私謀于族爲私族于謀又云室于怒市于色與此詩句法皆同王荊公銘晁仲參墓有開封于家之語其銘李餘慶墓

云公閩于家來自陳留步驟此詩幾于準矩作方尤可証方本之非謬竊謂古文句法類此甚多不當輒改

履霜註云採榜花而食榜花郎棠梨花春開採暴乾淪之可食充飢見孝子傳註○獨無母憐唐汝詢日上文兼呼父母此以獨無母憐悟其父雖不明言被譖而失愛之由隱然見矣

雉朝飛○會不如彼雉雞馬大年日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嬿與雉協○按漢時始有野雞之名恐周時未有此語或常從別本為是

殘形○而頭不知此操專重此句然莫識其意之何屬或云憫聖王之不作吾謂推之事親交友及學問中崇德辨惑之事無所不通若就魯國而論或歎三桓僭妄亦未可知

南山詩舊註是詩百有二韻始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互之所末敘經歷所見○按末敘經歷所見又分三節昆明太池以下官四門博士時遊歷之境前年遭讒謫下貶陽山時所歷之境昨來逢淸霽下則還朝後郎今所歷之境此詩元和元年官國子博士日作

○耆山囿囿者禽獸草木所聚終南爲羣

山所聚故亦目之爲囷 澒洞 方崧卿云淮南子澒濛鴻洞唐人始兼用之杜詩澒洞牛炎方澒洞不可

撥是也近桐城方世舉云賈誼旱雲賦運淸濁之澒洞則漢人已有此語非自唐人也 嫛鷖 褒字

從衣訓閉其從烏者訓飛噣係烏口當從閉義或云當從鶩非是 逍遙 舊註谷名詮下與訊許爲僞不

應解作谷名 破碎 謂爾動而所酒山影忽碎 徑杜墅 徑或作經方云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按

史陳杞世家有牽牛徑人田之語徑字不始高紀 蒲蘇 或云郎扶蘇蔡扶蘇係小木與此義蒜或引廣

雅釋器云鈸也蓋以刀劍相比與下介肖爲一類此說近之 氣饋餾 原註爾雅餽餾稔也注餐飯爲

饋餴蒸爲餾○按稔蒸也餐音修孫炎日蒸之日饋均之日餾說文饋一蒸米也餾餴氣流也 闇闇 按闇

闇恐取詩大雅崇墉言言之義古字闇與言通毛傳云言言高大也 巘巘 妣令威日恐當作轍轍甄都厥

四門轍轍 駭不懋 按上云蠢蠢則駭字恐係駭字誤文慈勉也駭不懋者不能勉强之意對上出猶奔

言之

謝自然詩 舊註果州謝真人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郡守李堅以聞德宗賜詔褒諭其詔今尚有石刻存焉○按謝自然事當日俱奉為神仙公謂此特為妖魅所惑未言人生常理不但議論宏偉其一片至誠惻怛之心尤足令人感悚

○金泉山 舊註在果州西門外

莫能盡性命 此句足以喚醒凝愚孟子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世所詫為靈仙飛化者自公視之皆不盡其道而死者耳○謝自然事人人皆以為仙公獨斥為妖魅所惑後世亦無有能追道之者宋慶歷中衡山何仙姑初時亦以仙名曉與衰姐無殊臨死亦不閑別有怪異然至今婦孺皆知其名蓋未繹韓公掊擊故耳同屬異端其為世所豔稱與否亦自有幸有不幸哉

上以奉君親 按荀子成相篇下以教誨子孫上以奉祖考

秋懷詩 陳云是詩元和初自江陵掾召拜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是詩蓋在已聞飛語之後未赴東都之前據釋言篇公被

飛語在元和元年六月以後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驅白日**原作驅日月按羲和日御不當驅月月御則爲望舒今據杜詩鞭白日之語改从或本○**犀首廉頗**此一聯言已具可用之材而坐廢於無用故下直接云學當日無事**自勸**非意所欲聊爾一行故曰自勸○**清曉高稜**讀此二語清寒瑩骨肝膽爲醒○**霣其團**謂月西沈也上云夜氣滅下又承以飛轍跳九之云則是同其沒臣而嘆時運轉移之速不吾待也註謂謂葉聲琤然誤謂望舒之霣其團則是以琤然者爲月墜聲耶恩亦甚矣然上句謂是二字不可解或云恐是須臾二字之訛未知是否○**蟄龍蛇**雖龍蛇亦爲伏蟄其不當與時流競進可知公所以急求分司東出也

寄三學士詩○**人疾苦**人讀作民**下言**言原本亦作陳按上云陳民疾苦疾苦必有疾苦之狀原狀棄妻逐子一節及此詩傳聞以下等云是也至於畿句宜僾指原狀腹心根本其百姓宜倍加憂恤等語特言其理如此不當用陳字**積雪**此則原狀瑞雪頻降及容至來年蠶麥等云是也以上六

句隱括天旱人飢一狀已無餘義公文一一可以覆槩正恐讀公文若反未必能如此研析也

將疑斷

還不

謂因或言而致疑于二子然斷之以理終不應有是也考順宗實錄韓皋之出張正買等才述悉爲黨人排斥貞元末王韋之勢已成公亦時有偵俟之語劉柳等專主採聽外事豈有不效忠叔文私以相告者讀公憶非行伾文未摭諸語雖遇赦量移後猶懼黨人構禍況當黨錮正熾之時論者徒據通鑑謂公貶但由李實與伾文無與通鑑據事直書豈能備述黨人誹詈之謀若謂公取無與伾文則李實自順宗初即位時早已遠謫豈能尚爲公禍而量移時尚復愁猜若是或論殊謬

京使

使吳本誤作師

誅其陵

謂憲宗受禪次日即逐伾文

致理

理讀作治

暮行河隄上

此詩與洞庭湖阻風同意衰草黃雲是十月節落句謀計云云則所謂糧絕誰與謀是也蓋永貞元年自郴赴江陵時作

夜歌

舊註謂與前詩皆爲德宗時強藩悍將而作公方嘆謀計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愚謂此詩自

江陵還朝初官國子博士日作時公得遂北歸且未遭飛語當時强藩悍將如楊惠琳劉闢以次誅滅欣然有太平之望故其言如此前詩謀計謂謀生之計此云所憂蓋指官貧之祟與舊註非是

重雲一首〇天行失其度 方作天行令失度考異云公詩雖閒有此體然亦不專以此爲奇愚按失度自指天行不應別出一令字反於行度無關考異云云語猶未徹

江漢一首 唐曰郊中詩二首其一云何以結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眞堅贈君青松色又一云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按此詩行忠信以下正荅來詩山石青松保節之意郊稱公郎中則元和八年自博士改此部時作次年未轉考功前死因此詩編入首卷與貞元中諸作相雜讀者遂不敢論其世

岐山下〇丹穴 舊註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〇據此則丹穴以下一別爲一篇應題丹穴一首贈程昔範又與前贈李觀孟郊一例考通鑑昔範當敬宗初與張又新等同爲宰相李逢吉私人李漢編集時以此附岐山下四句之後者殆鄙其爲人故將原題削去耳又據通鑑當云名

昔範舊註字字誤

北極一首〇二十五

貞元八年公登第之歲觀以十年卒則公與觀交始終不及三年、

此日足可惜〇少知

按是詩貞元十五年作前此十三年籍至汴公年三十籍嘗自言大歷中問張巡事於于嵩公生大歷三年至十四年裁止十二歲而籍已能向六十餘歲人問事計其年齒亦當在七八歲是則公長于籍多不過四五歲居其然以少知難得相目盍籍年未壯公復以前輩自居故其言如此或引賈誼少知治體爲證則又誤以長少之少爲多少之少矣

主人

孫日時李元爲河陽節度主人謂元舉也。按外集贈河南李大夫詩某註又云李艽方世舉編年箋註遂將孫註兩元字悉改作艽其註外集一詩又引舊書德紀貞元十五年三月艽以河陽三城節度使爲昭義節度使考新史艽爲河陽節度見德紀建中二年正月艽傳與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請老是艽不待貞元先以他官告老至十五年三月猶在河陽今考通鑑自河陽還師昭義乃係李元淳並非李艽是年三月昭義帥王虔休卒遂用元淳爲代公以二月至

河陽時虞休未卒帥河陽者正屬元淳刊本元下無淳字乃由闕工脫漏非孫誤也方氏妄改作芃所引舊史德紀恐亦由其妄改此可為讀書不能遜志闕疑者戒也

臨泉　泉讀作淵謂涓淵

雎雎鳴　雎雎舊作雄雛今從建本雛鳴重出如前舟航灘渾之例舊本特著一雄字無謂

別離未久　籍于去冬入京離公纔半歲餘

清風窗戶涼　原本作窗戶忽已涼考異云時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卽當作清風窗戶涼若秋卽當作窗戶忽已涼○按是年秋建封奏公為節度推官此詩有共言無倦聽及晨坐達五更之語必係未授職時所作其時正當夏令當作清風窗戶涼

楚山　陳云時送籍返和州和隸淮南故楚地也故有淮水楚山之句

幽懷　此詩與贈張籍歸彭城諸首同編疑亦在徐所作讀篇中自酌自吟句可見

君子法天運　君子之有好惡知天之有溫涼舒肅四時皆可前知小人惟所遇為轉移窮冬可以搖扇盛夏或至重裘寒暑有不可期也利害有常勢謂惠迪從逆之吉凶小人去順效逆是謂取舍無定姿結

句非謂我亦不能無惑正謂羣小恣行國脉必受其傷故不得不動其憂疑貞元末小人用事一時欲速僥倖之徒爭附之公自弱歲入京當出門無所之之日卽知有天命之不吾欺蓋其所見者卓矣是豈羣小所得而亂之者哉此詩亦爲伾文羣黨而作

歸彭城○兵又動孫曰貞元十五年詔諸道兵討彰義節度吳少誠關中旱十四年冬無雪京師饑東郡水十五年秋河決東郡

醉後此詩舊註謂與卷三東方半明同義然彼詩自指憲宗在儲宮時此詩極言醉中酣適之趣衆客字蓋泛言之恐不得竟指伾叔文之黨

同冠峽此詩貞元二十年赴任陽山時作

送惠師送惠靈二詩公爲陽山令作○絕翔走言最高處飛走皆不能到故曰絕湖淪淪說文水波也浸湖淪言山根下浸湖波下文南海滸滸字乃訓水厓孫曰淪岸也古無此解君寧

異於民 謂公所見不異凡民或引世說中晉人自稱爲民之倒謂此爲惠師自稱則所見各異不當反云寧異此亦鄙人所謂好奇炫博不顧文義之安者也

尋嵩 嵩謂中岳建嶽本作崧非是

送靈師○幽泉 泉讀作淵

二州牧 陳云開牧未詳忠牧謂李吉甫吉甫以貞元中左官于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

王員外 樊曰時王仲舒自吏部外郎貶連州司戶

南曹 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掌判南曹愚謂唐世尚書諸曹槃曰南曹此承王員外言之故知其指吏部至于判南曹亦時用他官爲之不必定由吏部如令狐峘以刑部員外判南曹是也就吏部論百官志云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亦非凡爲員外皆判南曹也樊註所云似爲衍說

縣齋有懷○一戰霸 孫曰公屢試宏辭不第按公于貞元二年入京至八年登第凡四舉而後得之故曰何能一戰霸若試宏辭則始終不得難以言霸

三年 公自十六年初夏去徐州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休居雖止二年合計前後年歲亦可謂之三年孫註直以十九年始除御史當之則前

此得官博士豈亦列諸休假中乎求官公于貞元十六年冬及明年冬自洛再往京師靈臺陳曰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此謂官博士時也荷朋友此句乃指御史之遷蓋由朋友稱譽之力辰在丁按公以貞元十九年貶官時歲在癸未云辰在丁者孫謂上疏之日也嗣皇按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貞舊註謂永貞元年即位非是

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諸本如此方從閣杭蜀本只存合江亭三字又云篇內三處註文亦用蜀本愚謂篇題宜從諸本不若題寄等字則篇中君侯一語實無來歷三處註文却宜備載邦君實王佐下註曰故相齊公映所作高唱久乃邪下註曰午文邪中炫又將共制天子閎窮餓下註云前刺史元逕無政廢使中丞楊公憑奏點之朝廷遂用鄒君鄒本遺第三節吳本遺第二節今彙諸本補足○此詩永貞元年公受江陵法曹之命自郴至衡作詩云窮秋感平分新月悄令磯抑在九月既望生魄之後至岳州則在十月讀岳陽樓詩可見

遊湘西兩寺〇千里平一說千當作十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嶽麓寺乃獨高處故公詩云云沈德鈇曰千里平即孟浩然詩所謂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是也公詩統舉大勢無一語及于州城大小改一千作十轉使語意索然一說非是

岳陽樓〇轟磕磕方作輵云邱葛反羽獵賦所謂皇車幽輵是也按羽獵賦輵字顏音一轄反與幽字為雙聲若音邱葛反則當從上林賦砰磅訇磕之磕盧詩為杭蜀本作轟溺蓋音存而字訛爾今从建本作磕

宜春口唐曰宜春即袁州陳曰時公自潭抵岳以趙荊南不應至袁州境觀下夜獵巴陵州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耳註誤沈德鈇語余云潭即今之長沙府岳州在長沙府之劉陽縣北劉陽南為醴陵縣東與江西袁州接壤宜春口蓋為醴陵東達袁州之水口愚謂公自潭北上雖不必東至袁州然欲抵岳州則此口在所必經故曰過口陳謂洞庭中小洲渚當改為湖旁汊港之名于義乃顯至斥唐註為誤則陳語亦嫌未析

不擇行自悔前此取友之濫姦猜此詩劉禹錫亦有和篇各敘貶黜之

冉然公能作袞猜畏彈射之語禹錫則自云衛足不如葵其辭慙矣

送文暢○四門館孫曰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爲名隋始隸國子剞劂註引淮南楚辭甘泉賦皆作剞劂又引或說剞作剞云見傳毅琴賦按傳毅琴賦載古文苑第二十一卷其語云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其字並不作剞或說誤也救渴渴方作暍傷暑也又云公詩用今讀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三韻不應獨旁取此一韻按暍字今韻入月渴字入曷誠爲逾韻然二韻本可通用況作救暍則當用涼風或揮扇等字今云飲水則是救渴可知今從廷本及樊註作渴北門孫曰謂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陳曰此謂河東帥嚴綬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于史若以魏地爲北門宋都大梁時始有此語唐時無有也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故繼以咸德歷胡揭句幽都孫曰謂劉濟爲幽州節度使○按公送李端公序稱濟爲天子之宰蓋濟以節度兼平章事故此詩又稱相公

答張徹○脽岸公避亂居睢在貞元十五年二月之暮肝膽以下皆與徹始識面時事讓

抗愬丁 舊註以抗爲羊祜推心之陸抗丁爲庾公差學射之公孫丁其解晦拙難通竊謂紿友則子既遜不敢抗請師則我又愧不敢當宋書謝瞻傳稱瞻文與仲叔現族弟靈運相抗即此抗字公贈張籍詩零落甘所丁亦與此丁同義抗敵也丁當也

乘枯沉細 枯謂查細謂稰也

淫潦 淫潦四句紀述時事之辭歸彭城篇云去歲東郡水生民爲流屍齪齪篇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意此時東郡河決徐泗間亦被其災故有防泄之懼衝等語舊註繫以相從樂事言之殊謬

郭戎轡 是秋張建封辟公爲節度推官

分手 此爲後分形之始

畢事 此聯謂朝正畢後公歸而徹留也

省還鄉賓 此謂十八年遷授四門博士時徹正下第

歷祛 此徹下第東歸與公相別與前瀰水之別徹留公去者不同蓋在十八年公爲博士之日故下直接休告登華一事孫註繫指爲十六年事殊混

撞莛 莛字諸本皆從草舊註草莛也樊曰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之以莛豈能發其聲乎方氏好奇謂字當從竹訓爲羅縷管以管撞鐘猶足發聲末爲微之至者且引東方朔客難爲據考漢書朔傳字實从草文穎曰謂藁

莛也則方爲謬說無疑

肅蓍蔡郎寄三學士詩所謂低顏奉君侯者是也

漸階振鷺陳日振鷺之聲亢庭鴻鸞之黨漸階見劇秦美新文又韓詩振鷺篇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辟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此句語本揚子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

螟蛉果蠃祝蜾蛉揚子以比七十子肖仲尼見法言

罄瓶罌滿公自謂罄瓶指張孫日詩刺不能使富分貧衆卹寡也

鶺鴒微弟復亦舉進士故云

薦士薦孟郊于鄭餘慶也按郊登第在貞元十二年間四年選爲溧陽尉當在十七年去尉二年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從事餘慶以元和元年十一月尹河南二年辟郊爲從事則郊之去尉當在貞元二十一年唐制居官以四考爲滿二十一年正郊滿官罷任之時舊註貞元十一年郊爲溧陽尉鄭餘慶尹河南公作詩薦之紀年皆舛又餘慶以元和元年五月罷相爲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篇中有奮風作菊之句當是餘慶初改祭酒時所薦若在尹河南時則此詩當作于二年九月時公已于夏末出京篇中所云似公與郊同

在京師非分司東都時語竊謂水陸從事之辟辟自此詩之薦作此詩時自在餘慶未尹河南之前舊註謂卽在尹河南之日其說非是

○埋訓詁 埋原作理按埋者包藏之意與蘇詩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句法正類又公遂區宏詩有當今天子鏞德威句與此對照其有更明凡題施于外者則日鏞隱藏于內者則日埋此是韓公指字之法後人少見多怪改作理字殊無意義今從或本

鮑謝 孫曰鮑昭謝眺何焯曰謝謂韓題若此則齊人矣

歸與張 韓註以歸爲歸登方世舉曰疑是登父崇敬崇敬官兵部尚書先建封一年卒故公敘次先後如此登當德宗世官過兵部員外郎不應並稱二公且反列張上也

不易可淯 易移易也言但移易尺寸之地即可以達通波所謂一舉手之勞耳或引河渠書徑易漕之語以釋此文讀爲難易之易非是

一鐘 沈曰此用趙盾救靈輒事蓋指簞食舊註引楚王傾酒于河與軍士共飲是指鎮醒醒不可以救死舊註非是

喜侯喜至○游處 處讀上聲謂得與數君遊處也作去聲讀者非是

水鏡石劍

鏡劒字當句作對皆形容假借之辭與陸機所稱異義孫謂水鏡一名蜮非是

礙目嶽本目作日誤

承

閒騁騁諸本皆誤作聘今从吳本

古風此詩爲各方鎭賦役煩苛而作非爲不廷不貢發也與烽火詩義指各殊樊謝二註混而一之非是

〇不用兵胡渭曰此必貞元十四年以前作十五年則吳少誠反此大發諸道兵討之矣愚謂十四年以前公在汴幕主賓甚相得不應作此哀怨激楚之音考德宗本紀自貞元二年李希烈伏誅後雖吐蕃時有竊勁不過邊疆之患中土諸節鎭無有稱兵搆亂者公所謂幸時不用兵也此詩十年以前客居京城未入汴幕時作

旣蹙旣蹙卽謂賦役煩苛然比前此朱泚李懷光之亂則尙有可生之望也

駑驥贈歐陽詹樊曰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歐陽詹時爲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詩殆此時作〇諸本無贈歐陽詹字洪云唐本有之按篇末有寄詩同心子句標題當從唐本

〇商聲秋聲也舊註引詠懷詩素質游商聲爲解極當補註引記愛者宜歌商則是指商頌

矣

出門 此詩公貞元二年初入京師未遇馬燧時作故有出門無所之之語 ○ **有遺辭** 遺方作其按其字空無所指作遺承上已死說下語較切實義復渾全今從或本從凡改從或本者但云原作某不更出或本

嗟哉董生行 方世舉曰此詩公在徐所作徐詩地近故稔聞其行義如此 ○ **或山于樵或水于漁** 兩下字方本如此與論語各於其黨春秋傳於諸其家公詩婚冠所於同義謂于此爲樵于此爲漁宋曾子固南軒記云或田于食或野于宿正用此詩句法送蔡元振序又有室于嘆塗于議之語楊誠齋易傳釋旣濟六四爻辭亦有陵于居水于澤之語語皆與此詩句法相類改于作而語閒反生跌鼇餘詳首卷岐山操可參證也 **無休期** 休吳本作時誤

烽火 唐庚曰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擾詩以此作按唐說非是全義之敗在貞元十六年五月時

公去徐居洛未入京師與詩王城富樂一語境象不符考德宗本紀貞元二年九月吐蕃入寇是冬連陷鹽夏二州明年閏五月盟于平凉吐蕃劫盟公兄侍御史弇爲判官被害六月冦盟夏二州八月冦青石嶺九月冦連雲堡十月又連冦豐義長武城此詩貞元三年因兄弇殉難後連遭吐蕃入冦而作時公年二十歲正在京師讀首二句知所慨在邊塞非爲中原結語寄慨遥深亦兼爲兄弇下淚○**塞塵飛**塞塵飛謂邊塞塵飛鮑昭詩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則是充塞之塞舊註引之非是**事光輝**前詩好我衣服甘我飲食二語卽所謂事光輝也**曰已暮**此句爲下文秉燭夜歸作引**寧自感**言所憂在君國非爲一身私計

汴州亂印憲曾曰二首前傷無霸後傷無王**利劍**此詩離列汴州亂後然以不能制讒夫爲恨則非爲汴州之亂可知又詩旨與炭谷湫吁無吹毛刃二語畧同考順宗實錄言京兆尹李實陵轢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黜陟則此詩所云讒夫恐指李實言之

齪齪此詩貞元十五年秋爲徐州節度推官日作妖姬四句即贈張徹詩所謂相逢宴軍伶者是也是秋河決東郡詩中念時涕沈瀾句正感老弱驚湍一事○讀此詩首章八句襟期宏遠氣厚辭嚴見公憫惻當世之誠發于中所自不能已從遊如李翺輩漸涵于公之教澤者深故幽懷一賦辭氣悉與冥會歐公讀幽懷賦至恨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議論蓋其所感者深矣顧反薄韓愈爲不足爲則豈讀公此詩獨能漠然無動于中乎至譏公羨二鳥光榮則愚于二鳥賦辨之已詳讀者可覆視也

寄子姪老成

子字疑衍或引杜甫贈姪佐詩嗣宗諸子姪句爲例謂唐人有此稱謂吾謂杜云諸子姪蓋泛指羣從下句早覺仲容賢乃指姪佐若篇題直云示子姪佐恐亦未安○又按貞元十六年夏公去徐居洛冬如京師明年三月東還此詩十六年在洛時始擬入京而作觀次章末句可見○

三年不見按公祭老成文貞元十四年老成歸宣欲并取其孥來汴因公去汴不果十六年公佐戎徐州使人往取老成繼又去徐不果是冬將入京師與老成別二年餘矣故云三年不見

不遠其還按聯句詩云我

家本瀍穀有地介皐鞏瀍穀皐鞏皆今河南府地唐爲洛州公去徐卽洛葢是返其故居祭老成文云將成于家而致汝卽謂致之於洛也採蔽者必于山緡魚者必于淵洛旣爲公故居則雖有京師之役終當不遠其還耳葢聚族必于是也舊註謂求祿必于京師似錯會公意後老成竟死宣州在得此詩後二年

山石 樊曰此詩編次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卽洛時作愚按此詩在徐獨遊而作公今在徐所親無一相從者與東野書及贈張籍詩可考今此詩卒章又復云云是以知其爲在徐作也樊註恐非

天星 按凝以貞元十四年十二月朝正于京明年二月汴州亂同幕諸君皆被害公與凝獨脫公從董晉喪去汴至洛凝則朝正未歸矣

本註云此詩十二年作恐誤

汴泗交流○發難得巧 謂發之難得之巧建封和詩云俯身仰擊復旁擊難于古人左右射與此難字正同蔡註引漢立六國後張良爲發八難則作去聲讀與前薦士詩引史經易漕以釋易可漕者同誤

非爲劇 劇謂戲劇建封詩云儒生疑我新發狂益皆以戲劇疑張張則自云習蛇矛學便馬

用備戎事耳公故順其意而謂之曰習戰

鳴雁○羣侶違公在徐幕中無一同志書與詩蓋屢嘆之違憂懷息息原作惠按公在徐自謂病而求息今既毛羽摧落又與羣侶相違則求息之念又將轉而之他所以云違憂懷息前此之來本以求息今此之去亦止為懷息之故故曰性匪他以此推之惠字脫空無着不如建本作息義長

龍移此詩為順宗內禪而作○魚鼈此為劉柳諸人發嘆魚鼈即炭谷詩所謂羣嬉傲妖頑者是枯死可悲則永貞行所謂吾嘗同傍情可勝也

條山蒼條山者陽城隱居之所事詳順宗實錄其地在河東之河曲歐本註云今之蒲中也說者但知公使鎮州嘗假塗出此故方世舉定此詩為長慶二年作余讀連理木頌及外集題李生壁知公詩未第時先曾兩至河東此詩貞元二年初至河東城尚未膺李泌之薦正隱條山公感事賦此波浪句謂遠近慕其德行從學者多松柏句仰其德之高且有未獲從遊之恨方謂長慶中作則與前後奉使諸詩不類又譏此詩之作

為無謂且疑下有闕文皆由誤定為奉使鎮州時作故耳余定為貞元初美陽城作則語甚有謂亦不嫌其有闕文也

○高岡　高方作作山按首句已有山字不宜複出作高其義尤勝今從建本

贈鄭兵曹

韓曰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樊曰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未詳愚按通誠為亂軍所殺即在貞元十六年建封始卒之時何緣十載後又有鑄酒相逢之事若以即今相聚為十載後則爾時通誠正為副使亦未見其邅邅而無所依也此兵曹恐另有其人必非通誠又武寧軍係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賜額當建封時止當云節度徐泗濠三州

桃源圖

○武陵　陳曰元和十年竇常為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常有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常之刺朗亦見三十三卷竇年誌

○南宮　陳曰臨邛本註云必與一郎官廣和本廖本改郎官為禮部郎非也尚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不專指禮部如亦儀杖詩稱虞部為南宮即其証也愚按公論孔戣致仕狀謂臣與戣同在南省時公為吏部戣為左丞皆尚書屬張水部祭公詩亦自稱南宮郎可知南省南

宮尚書諸曹皆可並稱蓋唐制門下省在左中書省在右尚書省在南稱南宮南省南曹所以別于東西二省

東方半明○殘月相疑 順宗時王叔文用事首引韋執誼爲相執誼初不敢負叔文後迫公議時有異同及叔文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乃大怒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及太子監國兩人先後誅逐篇中殘月相疑二句蓋指王之怨韋也先是六月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已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時羣邪蔭主而皇太子已爲海內屬心是爲東方半明之象又叔文與王伾相依附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請起叔文不得七月戊寅伾去遂稱疾自免公詩所謂大星沒也時叔文之黨已漸惟執誼爲相如故故獨以太白配殘月擬之

贈唐衢 衢善哭事見舊史及白樂天贈詩其文則僅存陽武復縣記一篇見集古錄歐陽公謂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贈侯喜 韓曰是詩貞元十七年作見洛北惠林寺題名○按公時赴京調選無成而歸故有箕穎之思

○遠去 舊註載東坡笑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入海者未必得大魚也愚按公欲遠去蓋有高隱之思指塵世為沮洳耳非欲馳逐于名利之場別求厚獲也樊謂公年三十四方有求官去東洛之語而東坡儋耳晚歲發于憂患之餘以此為雨人所見之異豈非錯會韓公主意

古意 舊註引沈顏登華旨謂國史補言公好奇登華為不祭韓公假事諷詩微旨余謂悔狂咋指刎載公詩此事何須深諱但詩題古意並非紀遊之什詳詩話句蓋欲人君膏澤下流之意疑是貞元十九年為天旱人饑而作

○沈痾痊 通篇從此一句生情

下種七澤 欲使病者皆得痊可不致憾于遠求莫致也

贈張功曹 按百官志諸曹參軍事皆正七品

○搥大鼓 此下追敘順宗初即位時二月甲子之赦并及雨人被抑不得還朝之故或指八月五日內禪之赦者謬

○使家抑 時楊憑為湖南觀察使

判司卑官 孫曰公時還為江陵府法曹○按公與張同遷江陵參軍公法曹張功曹此句係張

自指孫註非非是**捶楚**何曰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于律外斟酌決杖于是上下和驅迭行捶楚唐葢沿隋俗也**非由他**言不必歸怨使家舊註以爲非我所自主非是

謁衡嶽廟○正直印曰正直謂嶽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廟令**按百官志五嶽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建本令作內非是

永貞行韓曰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禹錫出爲連州遝逅荆蠻故作是詩愚按公岳陽樓詩禹錫嘗有和篇韓謂遝逅荆蠻並非臆論○樊曰禹錫至荆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付私黨**私黨指韓泰事詳順宗實錄說者謂德宗以禁旅假宦官此唐室致亂之由奪歸朝士正叔文杜漸防微之計公反用此爲譏非所謂恰而知其善者矣余曰不然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之與父豈可與校論是非必也委曲開陳使吾親曉然知此理之當遵則雖有變更一稟父命爲之于己無貲人臣事君何獨不然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之義貴在格心至于用人行政人主之事非臣下

所得代操其柄迫欲自見其能則如宗元既謫後與人書牘猶以欲與堯舜周孔之道爲辭當其乘時竊柄更何忠無美名可托董子曰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無予之以大惡而不敢辭其即此類也夫

庸夫干

陳謂直以窺覦神器異位交執誼讀之不能無嘻其甚矣之疑余謂于天位不必定懷纂竊之謀盜弄威權即已目無君上讀此詩者當知臣道無有成之義一有專輒自爲之意即難逭于悖逆之誅以此誓訓後人庶有禆于風教不宜苛責韓公反爲三姦曲庇也

洞庭湖阻風

或曰赴陽山時作樊曰公初赴陽山有春風洞庭浪之句此詩首云十月可知其非愚謂此詩卒章明云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愁則其爲徙椽江陵時作非南遷時作可知

杏花○北郭古寺

江陵有金鑾寺退之題名在焉居隣古寺意即此寺 **京國**應前曲江句

感春四首

玩第二首幸逢堯舜明四目及平明出門暮歸舍句似二年春爲國子博士在京所所作

蓋公既遭飛語方求分司東出故其辭多哀怨之音○臨邛韓氏感于前後篇題槩指爲掾江陵時作非是

千江嶽本誤作千山悲齒墮劍本悲作驚今從魏本廖二本

寒食日出遊題下分註張十一院長云云凡二十四字係公原註當低一字大書○南荒吏張掾江陵邑管又奏爲判官故有南荒之語

憶昨行○數日數猶計也上聲讀驛馬頻隤陳日公踰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據地不前策之猶不能升故日驅頻隤隤字正取不能升高之病投檄北去按墓誌云邑管奏爲判官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蓋邑管雖有此奏張不行之就故有投檄北去之語

劉生詩按題日劉生與卷五孟生詩同旨或以爲樂府古題非是又公以貞元二十一年夏秋離陽山是詩述劉之投公有天星迴環之句則其初至當在二十年春夏之交韓謂二十一年師命訪公于陽山亦非

○波山浮按波山浮謂波與如山上文磨字無所比附恐當如杜詩上枝摩蒼天之摩其字从手不

从石

酬恩雜 按酬恩雜三字不過趁韵作結所謂詩歌特等戲劇是也公與人交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恤其家史稱終始不變蓋實錄也或以是爲公心病所形公有此病當確指其實跡言之何得混以虛辭相譏此眞誣善之言昔人譬諸蠅矢者也

鄭審贈簟○蘄州簟竹 簟原作笛或引白詩笛竹出蘄春爲証謂作簟非是余謂笛竹天生簟由人力白詩霜刀劈翠筠句已爲笛字加一番斵削之功又云織成雙鎖簟明點簟字然後接下寄與獨眠人句爲順若直云以笛竹寄獨眠人笛與眠奚涉耶此詩鄭君所賚及卷送鋪地倒身甘寢等云皆切指簟竹言之不應首句諱簟言笛反使通體皆空無依傍也今改從之或本非謂簟竹不可言笛用字各有宜當耳

慢膚 按楚辭天問平脅曼膚註云肥澤之貌此慢字恐卽曼字之誤

遊青龍寺○卯南 季秋之月日在房房居卯位之南故云

大實騈 劍本嶽本俱作火實或謂蘇詩有炎雲駢火實句擬原本實屬火字然彼咏荔枝不可言大此咏柿作大實乃與下句虬卯相

稱且與上下文火傘頳虬不傷重複今從建本吳本**纂纂**孫曰潘岳笙賦曰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

贈崔立之評事○**未登朝**陳曰立之初官畿尉畿尉選官有御史評事京尉三等今止選評事不得御史是未得為登朝官也然比赤尉猶為差勝耳赤謂長安萬年二京縣**赤尉**孫曰斯立初為伊陽尉按孫註蓋為後篇酬崔十六少府詩所誤陳曰崔十六別是一人斯立行二十六與少府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為伊陽尉伊陽為畿縣非赤縣註全誤**閑官**時公官國子博士**時一發**時一嶶本誤作一時**虛牝**選註引大戴禮曰邱陵為牡谿谷為牝**枚皋**印曰獨以枚皋比崔為其捷敏**討蜀**元和元年正月遣高崇文伐蜀討劉闢九月克成都擒闢是詩九月中闢未獻俘時作

送區宏南歸○**荒是非**按荒是非即指穆昔南征一事謂蟲沙猿鶴等云為是為非莫可考實也韓註以九山疑似言之陋矣**落以斧**印曰漢鐃歌上邪篇云山無陵江水為竭句脈上三

下四韓公蓋亦有本也　引以經徽　按史賈誼傳禍之與福何異糾經索隱註引韋昭曰經徽也此公經徽二字所本又揚雄酒箴不得左右牽于經徽師古曰井索也井索可言經徽更無疑于木工所用之繩墨矣恐不得以周易拘係罪人墨索爲疑

三星行○牛箕　謂二星分夾南斗兩旁月宿南斗未見必遭口語祇因逼近箕星故簸揚不定耳

剝啄行　此詩大有厭世混濁之意蓋在元和二年既遭飛語之後故卒章托爲從者之語促公引身遠去意謂世人惟名與官是急若不離去名官日與若輩波瀾相逐則雖緘口杜門彼之疑鬼疑神者造語萬端終不可止今去不勇二句又促使遠去也是年○困於夏自國子博士分司東出是即公之勇于去也

語言　此句非謂佞于應對謂公素困讒言故欲絕去交往以杜其謗耳又按語字誤當改作謗言於義尤顯

與爲波瀾　波瀾字蓋用此爲戒耳不引去則必至與爲波瀾解者乃謂勸公隨俗波靡則與詩

意大背矣**變化咀嚼**此謂譏者鬼蜮之謀行狀所謂搆公語以飛之是也

孟東野失子此詩黃魯直以為是涅盤中佛語愚按此詩每四韻為一章除首末四章敘事外中三章首言天地人各不相關無子不當歸怨于天次言物各有分有子無子皆莫原其故子末言子之最惡者以見無子不必悲傷此自韓公所見並非涅盤中佛語釁直引公子荅不侯繼書以見公于佛書無所不讀作此援儒入墨之論誣矣○唐日東野為鄭餘慶幕佐在元和二年此詩當是時作也

○**由緣**建本如此叶上鄭韻極渾脫自然方以欲從古韻之故改緣作因反使語咽不響

陸渾山火韓日此詩元和三年冬分司東都時作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克相濟之說樊日湜舊史無傳新史但云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令以牛僧儒李宗閔傳考之元和初與牛李同舉賢良對策忤宰相意牛調伊闕尉李洛陽尉則知湜尉陸渾亦其時矣考唐登科記湜中賢良在元和二年則此詩宜屬三年冬作

○**虎熊麋豬逺猴猿鴉鵙雕鷹雉鵠鶻水**

龍鼉竈魚與黿 原本鴉鴟句在水龍句下愚按虎熊等走屬鴉鴟等飛屬皆陸產理應類敘龍鼉等鱗介之屬與虎鴉類敘不倫故須別提水字據法鴉鴟七字當著水龍之上今改正

攢雜啾嘍 祝曰啾唧小聲嘍噴大嗅見廣韻

額胃垤腹 劉石齡曰易說卦離爲火其于人也爲大腹故以類胸垤腹言之又形幢紫爇日轂霞車虹蚓豹鞚電光頳目等亦從爲日爲電爲甲胄爲戈兵句化出造語必有依據也

繙帑 按帑說文云幡也與䋈蓋同類被風吹亂故曰繙帑繙亂也孫註繙帑亂貌併帑字亦訓爲亂非是

盇池波風肉陵屯 盇肉承上脈膪言之下文以鋻爲盒以山爲豆以海爲鎛又承此句盇肉言之方云盇如池而波風内如陵之屯聚其說是也考異謂如盇池之波風肉之陵屯則似指火之勢焰恐非語意

醽醻 按醽醻謂飲畢而尊賓也

礒碑 祝曰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礒碑之炎光

避元根 或謂水陰根陽火也愚按如或言則下文背厥孫于文爲覆沓于義爲反戾矣此但言項冥異怯自離其本根耳蓋水屬元冬爲水含是即元根也

絕其飧 按飧音孫其字从夕詩有餘盎

飧傳訓熟食俗本从夕作飧按飧與餐同吞也音千安
反韻既不諸又謂絕其食則可謂絕其吞則不可義亦
不安今定從夕**小騫**舊作騫音愆訓虧少仍註云一作騫今以上爻藏鷷二字推之義當作騫騫騰舉也
字從鳥音虛言反其音愆者從馬自入先韻今改正**月及申酉利復怨**孫曰申七月酉八月
此元冥復怨之時韓曰水生于申火死于酉故水至申
而利火至酉而怨按孫解利復怨韓解月及申酉皆是
韓解水利火怨則非**辭誇出眞遂上焚**出眞五字不可解又焚字不韻公此詩無一語借用
他韻不宜獨溢
此字其誤無疑

縣齋讀書〇**有共賦無孤斟**樊曰公在陽山區冊區宏竇存亮劉師命輩皆自遠來故有此句

新竹韓曰此詩同下晚菊皆在陽山作愚謂公在陽山從遊士頗不乏唯在徐時所親無一人在者所謂何人可攜玩及下篇此詩無與語殆皆在徐獨遊時作

晚菊此詩在徐幕夜歸所作時初受晨入夜歸之命故有後四句

落齒○木雁莊子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鳴死下文默好軟美正言不材之可喜

持用持葢本作時

哭楊兵部樊曰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歙州述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卒因兩君皆參公知己故因凝而併哭○纔半時公年三十六新墳與宿草趙德文錄本如此見五百家註此句點明陸先死楊後死公所以同時併哭之故最爲醒目傳本作論文與聯語句近凡俗且上文知己二字其義己該不煩纏舉文論文節是聯語就本句論亦嫌冗複今定从趙本兩

如何兩舊作可今亦從五百家注本

苦寒樊曰韋渠牟傳云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此詩所以諷也貞元十九年春作韓曰此詩與訟風伯同意隆寒奪

春序謂權臣用事太昊守謙則謂當國者畏避權臣苟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末望人主進賢黜佞使恩澤下流愛君憂國之意具見于此〇**屢以添**以舊作已按作已無義今從建本**不在占**占猶數也**寢苦**苫茅屬貧者不能具簟用以爲席是故編以爲衣則謂之披苦編以爲席即謂之寢苦夫差欲報勾踐之讎至于臥薪臥薪亦寢苦類也又如枕用角郭公出亡在野御者以土塊枕之而去是即謂之枕塊帶用絲革貧者以索爲之則即謂之帶索至遭喪之子無有不寢苦枕塊帶索者然不得謂凡屬寢苦枕塊帶索皆有喪者也此詩多危苦之辭如以肌膚爲鱗甲衣被爲刀鎌口角則云銜箝持箸則云拼籤豈皆負有是事此句以寢不安席爲不安寢苦盍措辭之道宜然方從校本改安寢爲汝覆謂指窓間鳥雀而言隔斷前後文脉謬戾不可遍舉又僅僅覆一鳥雀乃用伊我稱最靈句轉入會謂韓公騰身汙漫之筆顧作此跋盤登山之勢乎今從諸本仍作安寢考異雖從方本仍載諸本如此固望後人再爲酌定也**懸乳**謂簷澤**我死意亦厭**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

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詩卒章與之同意

赤藤杖歌〇飛雷著壁飛雷謂赤光閃爍從隔戶間倒映壁上若攫蛟螭孫註以蛟螭喩杖則似眞有飛雷來搜矣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〇蔬飧要同喫按詩素飧之飧音孫其字从夕說文所謂餔食也其音千安切者字从歺與飧形聲俱別方說混而一之非是此係魚飧之飧字當从夕要平聲

前計借謂貸是幻方從闍本如此考異作善幻愚按致豬鹿者述來書之言云以此物見餉然公自謂有藜莧可飽兼有魴鱒佐膳殊不羨肉味之美則崔書雖至物竟不達故云此語是幻即東坡所謂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之意是字不當作善

送侯參謀原註侯繼時從王鍔辟按史元和四年十月卒巳成德節度王承宗反十一月乙巳彰義節度吳少誠卒弟少陽自稱留後詩有河北蔡帥及歲老等句蓋四年十二月作〇學省官時公

先于六月自博士改都官員外郎此云同官學省蓋追敘之辭

嵩少 嵩劒本吳本俱作崧仍註云一作嵩按崧高也此指嵩山少室不當作崧今从建本

遷滿 謂公遷都官侯赴河中幕

司徒公 孫日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錫僉校司徒為河中尹

誰為應 祝日遻晤言莫余應按祝說是孫訓應為當非是

東都遇春 此詩韓醇以為元和五年作愚按篇中有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之語似是初赴東都時作其日遇春蓋三年之春

○禹跡 跡方作績孫日左氏芒芒禹跡畫為九州令从孫說改从建本作跡

感春五首 按公以元和五年由都官郎拜河南令是詩未為河南令作觀元稹乞花詩秪稱韓員外家可見方據洪譜直定為河南縣令時作非是

○到死得閑處 樊日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平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按公先為御史才數月即以言事被斥自江陵召還

又以畏譏之故自求外出所謂坐狂朝論無由陪也○此司兼承上二句言之樊說專舉軍與義猶未備

放車載草 陳曰時討王承宗于恒州配河南府以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

起居諫議 按裴度先為河南功曹召時己為西川武元衡掌書記樊註甚明孫謂自功曹召入謬也但召入為起居舍人樊云為郎亦非諫議孫謂孟簡孔戣

瓶與罍 瓶必有資于罍瓶罄則罍恥之公意望當路諸公傾罍以濟瓶也孫註泛云公以自喻語猶未析

酬裴十六功曹 詩有山水秋句蓋元和二年初赴東都時作時裴度為御史密疏論權倖被出

燕河南府秀才

○**文物** 物劍本吳本作章按此句指周公時且泛言之下句說到現今考試乃及文章如此方有文序今从建本作物

扶擎 擎字从手與上扶字為類若从木作檠義訓架類篇云有足所以几物前漢地理志師古註籩豆今之擎也係實字與上相字不相承方本作檠非是

邦楨 權德與以是年九月作相楨幹也字从木劍本作禎訓辨非是

陰風 風劍本作氣非是

送李翺孫註時翺應廣州刺史楊於陵之辟于元和四年正月己酉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止船于漕乙未離東郡○按下云乙未則己酉之己恐當作乙據翺來南錄己酉作己丑則在乙未前六日知刊本己字不誤酉字誤耳又按張籍與李浙東書云閣下從事李翺考舊史憲紀李遜觀察浙東在元和五年據此則翺赴廣幕不久復依遜于浙

送石處士○鉅鹿常山鉅鹿指王師退屯之所常山則反將王承宗所據之地此聯即序文所謂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者也又按此詩結語幾有滅此朝食之意時尚未奉洗雪承宗之詔故其言如此樊註兼赦承宗言之恐非詩意